

大侠龙卷风

第一卷

三 册



墨餘生 著

二
卷
二

#54A-1

44565

1145-1

53

大侠龙卷风(第一卷)

龍卷風

第十五回

轻敌贪功 蝉儿初履险 逢凶化吉 姐妹归良姻

原来那一个晚上，于志敏一离开石虎庄，立刻施展“履空蹈虚”的轻功，朝着分水町那方向，作直线式的奔驰，不到一个更次，已经到达分水镇。这个镇虽然不大，可是，这个时候不过是四更天气，家家户户都关着大门，正是最好的睡眠时候。虽然知道贼人巢窟是在分水町，但是，坐落在分水町那一个方向？

于志敏虽然是多次出山，可是对于搜寻敌踪，还是首次，看到除了分水町镇之外，其他的山脚下，疏疏落落，有好几处村庄；但那些村庄都很小，不像能够藏匿大批强人的地方，只好逐步搜寻，划定区域，一个换一个找去，不知不觉，已是东方发白，山鸟齐噪的时刻。

这时忽然一里多远的一处山凹，冲起七八双健鸽，巡向于志敏这边飞来。于志敏觉得这群健鸽，飞得有点古怪，因为如果是觅食的鸽子，就应该在上空飞旋。但是，这群健鸽，却冲起很高，略为盘旋一二匝，立刻作直线方向飞行，似乎是抱有某一种目的。于志敏正打算等待这群健鸽飞到的时候，施用“化实为虚”的功夫，抓下几只来检查一番。却不料群鸽将到

头顶，忽然从林里飞出一只麻鹰，迳向鸽群扑去；群鸽受此一惊，各自飞散开来，而且飞得更高，眼见无法捉到，把于志敏气得又急又怒。

可是，正在于志敏气急的时候，远处的天空飞来一个小黑点，于志敏定眼一看，原来就是那只麻鹰飞回，爪下还抓住一只健鸽。于志敏暗骂道：“这次活该你这畜生倒霉！”顺手折下一枝荆棘刺，候着那麻鹰飞到距离头顶还有十五六丈的时候，用发暗器的手法把荆棘刺望麻鹰一场，那根刺上正刺在麻鹰的腿上；麻鹰吃了这个苦头，“嘎——”一声，爪子一松，健鸽就直从十几丈的空中，跌了下来。那麻鹰急饿攻心，见到自己的猎物掉了下去，立刻一个翻身，俯冲下来，待抢回健鸽；那知于志敏比它更快，双脚猛然一顿，身子就像流星一样，飞入高空，把健鸽抢在手里。那饿鹰眼看就要抓回自己的猎物，忽然冲起一个巨大的白影，吓得它又“嘎——”一声，冲往高处，仍恋恋不舍，在于志敏的头顶上盘旋。

于志敏夺下那双健鸽，打开那鸽翼一看，却见翅根下札着一团卷纸，写着于志敏一行人重入中原的消息，料道是皈命贼道所报，至于孙华到底是谁，在什么地方立寨，却无从知道，待要追那群高飞的健鸽，却因为它们飞得东，西，北三方面都有，也不知该追那一个方向才对，同时，又不肯放过跟皈命贼道学招的机会，就在这沉吟盘算的时候，健鸽已飞出二三十里，知道追也追不上了。这时，又听到“嘎——”一声，于志敏抬头一看，见那饿鹰仍盘旋在头顶上，于志敏笑骂一句：“笨畜生，姑念你送得书来，就赏这个吧！”提起那垂死的健鸽，在空中一扬，堪堪飞到饿鹰的脚下，那鹰双爪一抓，“嘎——嘎——”两声，抱着喜悦的心情飞远去了。

于志敏无意中得知贼巢的下落，又知道贼人对自己这一

行人的注意，真是喜惧交集，当下见鹰鸽都已飞远，更不犹豫，扑奔群鸽飞起的那个山凹，不消片刻，已经到达。于志敏远远就看到有一个人在山凹那边的草地上，一招一式地练功，疑心就是皈命贼道，近得百丈左右的时候，于志敏已看清那人正是皈命贼道，可是，这块地方却没有屋子，心里觉得奇怪，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些屋子都长满了山藤，并且隐藏在一个树林里面，从平面看去，绝不易发现。于志敏看清了形势之后，大喝一声：“牛鼻子，自己练有什么好处？还是等我来吧！”人随声至，落下那平广的葛了。

皈命道人利用这个大好的清晨，练他那“方圆一体”的内功，正是兴冲冲的时候，忽然耳边一声清喝，眼前一花，面前已多了个瘦小的身影；连忙定睛一看，却认出是梅岭关下把自己打败的那个小孩，不禁暴怒道：“好小子，还想赶尽杀绝么？今日不是你，便是我！”双掌齐发，两股烈风从左右两边袭了过来。

于志敏一看来势，就知道皈命贼道用的是“方圆一体”内功拳术中的“金龙锁柱”，立刻欺身进招，直冲敌人的洪门，双掌一合，两臂猛然一分“狐狸拜月”，竟把皈命道人推开了五六丈，这还是于志敏存心多学几招，所以，才用三成的真力，否则，仅此一招，就可以把皈命道人打得胸膛开裂，五脏成糜。

皈命贼道倒也识货，一招之失，立刻退身喝道：“小子是两仪门的？”

于志敏道：“你错了！多说废话做什么？”

皈命道人暗道：“这小子既然两仪门的，我就用归除拳来收拾他。”立刻身形一变，双拳竟如雨点一般，当头罩下。

于志敏见敌人果然误以为自己是“两仪门”，而使出“归除拳”里的“生公说法”，不由得心里暗笑，立刻双掌一搓，倏地一

分，左掌“九品莲台”往上一托，欺身进招，右掌“推山填海”，又当胸击去。

皈命道人做梦也想不到于志敏进招那么迅速，更想不到于志敏使出这一套掌法，胸骨上又挨了一掌，身形被震退了五六丈，又喝道：“小子是五行门的！”

于志敏嘻嘻笑道：“妖道，你又错了！”

皈命道人大怒，暗道：“总之要把你师承打出来，才好取你狗命！”更不打招，身法一变，双臂一屈一伸，似封似闭，劲阵风又冲到于志敏的面前。

于志敏一看皈命的身形步法，知道他又用玄都掌法中的“有风来仪”来对付自己，立刻右臂一竖，右掌往前一推“樵夫问路”，左掌随着身形一移“走马观花”，“蓬！”一声，皈命道人的右肋被打个正着，身躯却被这一掌打开七八丈。

皈命道人一连挨了三招，被打得周身骨头疼，心里大惊，尤其惊的是于志敏一连三招，却是“两仪门”，“五行门”，“四象门”全有，而这几门的拳法掌法却是此正彼反，学好这样，就不容易学好那样；可是，于志敏却样样学会，招招精熟。这时，皈命贼道知道单独打斗，万难取胜，大喝道：“取兵器来！”

于志敏接口道：“这才对啊！”那知皈命贼道这句话却是暗话。固然皈命道人的兵器，是送来了，但是树林里面也转出三十五六人，个个武功不弱，而且各持兵器在手，横列在皈命的后面；有好几个，却站到于志敏的身后。

群贼出到现场之后，皈命贼道的胆子更大了，喝道：“小子拿命过来！”一挺手中剑“乳燕离巢”欲退还进，朝着于志敏的胸前点来。

于志敏一看皈命道人的剑光，知道是一种普通的宝剑，更不躲避，等到敌人的剑尖快要达胸前，突然右手往上一迎，食

指中指拇指三个指头把皈命道人的剑尖抓个正着，立刻身躯一偏，右手用力一抖，喝声：“撤！”皈命道人就感到全身一震，虎口已被震裂，手臂也在发麻，掌心一松，一口宝剑又落到于志敏的手中。

皈命贼道知道这次更不易讨好，所以宝剑一脱手，立即喝声齐上，自己却往后一纵十五六丈，逃奔性命去了。

此时于志敏怎么肯放，一展身形从后追来，看看就可以抓到，却被皈命贼道跑入一间小屋里。于志敏追进屋里一看，却是家徒四壁，皈命道人已经无影无踪。

于志敏这一气非同小可，明知道必定逃入密道机关去了，可是，一时又找不到机关的枢纽，一怒之下，立刻使用“束气成雷”的内功绝技，把周身的真气聚束，突地沉声一喝，真气一张，“轰！”一声震雷般大响，一座一丈见方的大屋，四壁竟倒了出去，屋盖也飞出一丈多远，几个贼人随后追入，刚刚到达门口，就被这一震之力，抛出四五丈外。群贼见到这种功力，哪还敢抵抗？呼啸一声，狼奔豕奔，躲往树林中逃命去了。

于志敏震塌了这间小屋之后，一看地面也裂出一个二只见方的口子，知道是机关的进口，更不犹豫抽出金霞宝剑一阵乱劈，果然劈开了洞口的盖板，立刻跳身进去，顺着甬道走了五六里之远，出得甬道已是另一面的山洼，知道皈命已逃。无法追寻，只好回到原地，仔细搜寻余党。那知搜完了这十多间大屋子这仍然是神鬼未见，只剩有千多两黄金，料想是贼人临走匆匆，来不及拿走，附近又没有人家，只好找个包袱，把贼脏包了，放起一把火，把贼巢烧去，趁着星光曦微，踏上官商大道，沿途化装成紫脸膛的富家公子，几天来济堪施贫，倒也心安理得。

经过了分水町这一役，于志敏更得到了不少的经验，也提

高了警觉，举凡一见到路上的鸽子，必定不肯放过，几天来竟得到不少的宝贵资料。

“你和小姐姐怎样遇上的？还没有讲出来哩！”秦玉鸾见于志强把话一停，立刻劝各人喝酒吃菜，自己也在大喝大嚼，连忙追问一声。

于志敏笑笑道：“你问小姐姐去。”

秦玉鸾听说，立刻笑对王紫霜道：“小姐姐快讲！”

经不起秦家姐妹磨着，磨着，王紫霜只好脸红红地说：

“当我离开朱家的晚上，心里起一个奇怪的念头。”

“什么念头？”秦玉鸾睁着妙目，催她快说。

“我总会说下去嘛，你急什么？”王紫霜脸儿红红地，盯她一眼，又接着道：“因为在望母峰的时候，师父时常说起，晚一辈的小朋友里头，有一个姓于的……”望着于志敏一眼，各人也望了于志敏一眼。

“说下去呀！”秦玉鸾又催促着。

“说他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的遭遇，都和我差不多；当时，我总不相信。因为，我确信除了师父和师公之外，真正能够胜我的人已经很少，尤其说是我和同辈的人胜过我，更加佩服。”

“现在你服了没有？”秦玉鸾天真地问一句。

“讨打！”王紫霜俏骂一句，又道：“那天的晚上，我连续几次听你们提起于志敏，到底于志敏是怎样一个人？我决心要会他一会。本来我就是闲云野鹤，没有什么事情，遇上不平，伸手就管，要说起报仇雪恨，随时都可以，但是，时机不到，暗杀了曹贼，固然可快人心于一时，也许是造成他忠烈的封诰，所以就留了他一条狗命……”

“做得好！”于志敏忍不住赞上一句。

“谁要你管！”王紫霜秀目横瞪，似嗔似喜。

“说坏也不对，说好也不对，把嘴巴缝起来？”

“缝起来也好！谁叫你要多话？”

各人正听得起劲，被于志敏这一辈，眼看着他两人又要拌嘴，都有点着急，那些长一辈的倒不便说什么，可是晚一辈的除了蝉儿另怀心事之外，都异口同声叫于志敏，不要打岔。

王紫霜见各人舆论制裁了于志敏，朝着于志敏嫣然一笑道：“这回你可尝到厉害了，看你还敢不敢多嘴？”

“……”于志敏望了她一眼，可是没有作声。

“姐姐！说下去嘛！”秦玉鸾恳求着。

“就是你！”王紫霜噤了一句，到底也接不下去说：“可是，我要会于志敏就有点困难了，既不知道他是不是仍在大庾这一带，又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到了南昌？因此，我计算一下他的行程，就决心在峡江这一带守候着，每天来回在峡江到新淦这段路上。果然到了第三天的清晨，我刚刚走出峡江镇口不到二里的地方，就看到一个紫脸膛的白衣少年，背着一个很重的包袱，用很快的步法走过我的身边，我急忙加紧脚步，追了上去……”

“姐姐不害羞，逗人家男孩子哩！”秦玉鸾嚷起来。

“胡说！我已经扮成男人呀！”王紫霜轻轻斥骂一句。

“你终究是女孩子嘛！”

“你听不听？不听我就不说了！”

“听！听！姐姐说下去吧！”秦玉鸾又软化了。

王紫霜又道：“哪知我跑得快，人家跑得更快，将要到一个出口的时候，那少年一连两纵就不见踪影了。我心里暗忖，在这个地方居然有这么好轻功的人，就怀疑是于志敏，可是，看起来又不像，哪会有哥哥生得那清秀，弟弟却长得那么鬼怪？……”

于志敏听了不由得“噗哧”一笑。

“你笑怎的？”王紫霜又盯了他一眼。

“王姑娘，你说你说，不要理他！”骆中明见说到紧要关头，又要打岔，忙笑着叮嘱一句。

王紫霜点点头道：“就在我略略犹疑的时候，身后微微一动，急忙回头一看，已见一条淡淡的白影，一掠而逝。当时，我猜想必然是那紫脸的少年，急忙施展轻功追了上去，可是，眨眨眼又失了踪迹，等到我快要到新淦镇的时候，却见那少年坐在路边的亭子看书……”这时，于志敏想笑，却不敢笑出来，只好望了王紫霜一眼，并不做声。正巧王紫霜也望他一眼，四道目光一接，两人都不期而同时低下头去。各人看到他俩这种情形，心里都暗底发笑，惟有蝉儿却满心不是味儿。

此时，秦玉莺又催促道：“姐姐！为什么不说下去？”

王紫霜叹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我当时看到那少年在凉亭里看书，心里知道他在假装，事实上哪有人赶了几十里路到凉亭看书的道理。可是，我也同样地假装不知道，进入凉亭里，坐在他的对面，哪知他看到我坐下，他倒站了起来，提起包袱望我一眼，就要走出亭外。我这时候真有点着急了，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路上受了他的戏弄，另一方面却看看这高人的真面目，所以，我就伪装问路，挡住他的面前，寒暄起来，才知道他叫“龙卷风”，要往南昌去。我心里暗想：哪有人叫那种古怪的名字？什么龙卷风不龙卷风，还不是骗人的！……”

“你还不是叫做穆然化？”于志敏又驳回一句。

王紫霜狠狠地盯了他一眼，才接着说：“所以我更加注意他那脸孔和手脸，却发现他长得有几分像他哥哥的轮廓，而且腕部以上却晰白异常。这时，我知道这个龙卷风就是于志敏的化身，我也就说要到南昌去，彼此是同路，顺便称他一句“龙

兄”，却不到他毫不客气地叫我一声“穆弟”，这才恨死人！”

王紫霜说到最后几句，当场的人谁也忍不住气，竟是哄堂大笑起来。

明因师太笑了一阵，才问道：“那么今天上午为什么你们却在沙滩上打起来了？”

王紫霜脸红红地望了各人一眼，才囁囁地说：“本来从峡江路上认识之后，我们都是同食同住在一起，我总想找机会和他过一过招，可是，在亭子里我曾经说过我不会武艺，才能够请他携带同行，谁料到他明明知道我会武艺，却故意装作不知道，所以在路上都没有机会。我既然不便开口，他也故意装傻，可是，到了这里之后，我知道再不找机会，就不行了，如果遇上了你们，就永远没有较量的时机了，所以，我就故意激起他的怒火。”顿一顿，又接着说：“他刚才已经承认，他自己有一大堆黄金了，我当时说法说他那黄金是抢来的，他身上带着宝剑，不是抢是什么，并还说要向衙门告他。这样一来，他果然上当，一口咬定我是女孩子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，才气死人哪！因此，我们就约定今天早上……”

“不要说大声！我去看看就来！”于志敏忽然截断王紫霜的话头，身形一幌，飞出窗外。

却说明因师徒，秦家祖孙，于志敏和王紫霜等人正在剑仙居的水榭里，讲述往事的时候，于志敏忽然截断王紫霜的话头，飞身出外，在座各人除了王紫霜耳目灵敏，听出于志敏已经在远处遇敌之外，其余的人都是既无所见，又无所闻，过了一会，于志敏又飘然而入。

明因师太连忙问道：“小友又遇着什么了？”

于志敏道：“脓包的东西，连到半招都受不了，还要来打探消息，已经把他废了，管他做啥？”

王紫霜瞪他一眼道：“老前辈问你的话，怎么不答？是不是绳金寺那边的来人？”

于志敏被她这一瞪眼，只好苦笑道：“是不是贼寺那边来，虽然说不定，据我看来多半是的，不过因为我们这边正是吃得高兴的时候，我不愿意慢慢惩治他，只好请他快点回老家去了！”

“你没有问清楚，难保不杀错了人。”骆中明埋怨了一句。

“杀倒不会杀错！因为我听到远处的水声一响，最初还以为是有入投水，待跑去一看，却见两个狗头一个携着对阎王判，另一个带着一把长剑，施展着蹴水的功夫向我们这边来，一见我踏着水面而去追他，拨头就跑，我故意等他们到了岸上，才把他们擒着，可是他们一开口就骂我是钦犯，强横得很，我也就懒得和他缠了。”于志敏这么一说，各人才知道他这一转眼的功夫，就毁去敌人两名高手，虽然不知道对方武技如何，可是只看对方这种凌波蹴水的能耐，就非庸手，竟被他一下毁去，秦氏祖孙对他更加敬佩。

秦玉莺怔怔地听了笑道：“小哥哥！你说的半招，究竟是怎样讲的？”

“姐姐怎么喊我做小哥哥，你先解释给我听！”想一想又说“你比我还要大一岁多，怎么不喊我做弟弟？”

秦玉莺扭妮道：“我武艺不及你，就喊你做小哥哥，等你教教我嘛，要是喊你做弟弟，你怎肯教我？”一口没遮拦天真烂漫地说，惹得明因姐弟，骆中明和秦氏夫妇一群人都笑了起来。

芙蓉女侠戴文玉笑道：“想不出你这小猴子，倒打的好主意，要是人家不教呢，你可不就白喊了。”

秦玉莺笑道：“他不教我？我就改口喊他一声‘大弟弟’！”立刻又转对于志敏问：“你教不教？”

于志敏看这位小姐姐倒蛮够俏皮的，拿她没有办法，只好笑道：“教就教，但是教你什么呢？”

“随你高兴，只要你肯做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！”

“好！我就教你一套连环珠玉剑吧！”

“我也要！”秦玉鸾也凑了过来喊。

于志敏先看了她一眼，才道：“也好，就教你一套盘龙剑法吧！”

秦氏姐妹俱各大喜，可是秦玉鸾眼珠一转，笑了起来道：“为什么我学的跟姐姐学的不同呢？”

于志敏笑道：“凭你这句话，就知道你适于学盘龙剑了！”但是在座各人除了王紫霜和明因师太以外，都听得有点莫明其妙。于志强忍不住问道：“到底为什么？”

于志敏又道：“连环珠玉剑是以功力胜，盘龙剑是以灵巧胜，玉鸾妹妹比较顽此活泼，所以适宜学盘龙剑，玉鸾姐姐比起来还是学学珠玉剑好。”

经过这一解释，各人才恍然大悟，戴文玉心里暗想：难道凭这一眼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功力和特点来。当时笑笑问道：“你单是看一眼，就能够看出来？”

于志敏知道这位大姐的心里，还是包着疑团，也就笑道：“我哪里是仅凭一眼的观察？其实老早我已经注意到她们的功力，这是从说话上，行动上，尤其是一双秀目上看出来的。大凡一个练武的人，只要和别人对面，首先就要注意到对方是否会武艺，然后注意到他适宜学那一种功夫，可以学到什么程度，目前已有到什么程度，甚至于还要推测到他的武功极限。如果对这些一无所知，那么对起招来，岂不是败多胜少？如果教起人来，岂不是事倍而功半？”这一席话，说得各人心服口服。

明因师太叹一口气道：“小友这些话，顿开老衲茅塞，回想

起来真是惭愧万分，过去我总抱定人力胜天的看法，不去研究因材施教的道理，所以教来教去总教得不好，现在还请小友不客气批评我这几个劣徒，连老衲在内，该学那一门功夫好？”

于志敏忙道：“师太过于谦逊了，其实晚辈也不过是胡乱说说吧！”

明因师太硬是不答，非要于志敏批评一番不可，于志敏只好说：“依晚辈的看法，英姐和蝉姐都吃过灵药，随便练那一门功夫都比较容易入手，惟有大师姐除了瑜珈剑法和师门的‘江’，‘山’，‘无’，‘恙’以上的八字剑之外，似乎都不妨苦练一番哩！”

蝉儿见她自己什么都可以练，一扫脸上的愁云，忙问道：“敏弟！你说的可真，我什么功夫都可练？”

于志敏笑道：“我骗你做什么？不过你还犯了心浮气燥的毛病，也许你练什么都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，那才冤哩！”

蝉儿一撅小嘴道：“我才不！”但也毛骨悚然。

明因师太看了对于志敏笑道：“小友指点她一点功夫可行？”

蝉儿的小嘴又撅起来道：“我才不跟他学哩，他专会捉弄人！”

王紫霜在旁插嘴道：“我教你可好？我们两个联在一起，就可以把他打败了，省得他专会捉弄人！”

于志敏扮个鬼脸，吐一吐舌头笑道：“有你一个已经够受了，还要再来一个？”那知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王紫霜和蝉儿两人，都脸红红的垂下头来。

戴文玉不由得望了师太一眼，明因师太欲点头微笑。可是于志敏似乎只管抬杠，拌嘴，并不注意这些，又笑对罗凤英道：“英师姐！她们好不害羞，还想以多欺少，两个打我一个，

你看我会不会跑？”

于志强突然笑着插道：“你会溺遁！”

于志敏被这四个字说得脸色越紫了，除了骆中明之外，谁都不知道这个故事。王紫霜知道话里有因，忙问：“什么叫溺遁？”

于志敏笑道：“你听他的哩！”

“今天是包公审案，不准你讲就不准你讲！”王紫霜狠狠地瞪着于志敏，又回过头去问于志强。

这时，于志强反而不说了，尽是摇摇头。王紫霜一气，牵着蝉儿的手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作势就要出去。这回轮到志敏着急了，反而央告志强道：“哥哥就告诉她们吧！反正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包她们听了大失所望哩！”

“那怕你不说！”王紫霜回了一句。

于志强也就含笑地，把于志敏借便急急跑往梅关一段说了出来。明因师太听了笑道：“还亏他这一遁呢，否则，你们要赶着回去，脚程又慢，岂不误事？”

可是，王紫霜却不同意师太的想法，她以为于志敏着急那样子，必然是有不便告人的秘密。因此才磨着于志强说，乃至说了出来，却是平平无奇的正经事，心里真个有点失望，这时却看到于志敏在那边偷笑，陡然会过意来，知道于志敏故意利用哥哥来愚弄她们，不但是她上了当，就连于志强也上了当，心里一气，也不做声，跑上去就是一捶，正捶在于志敏的背上，娇嗔道：“看你还会捉弄人不？”于志敏“唷——”了一声，各人也会过意来，又是一阵大笑。

秦寒竹边笑边说：“小友真会捉弄人，连到老朽也被你骗过了，不是王姑娘打你这一下，我还想不起来哩！”

明因师太也笑道：“竹弟这次也服人了呢，小友可比你还

要难缠不？”这话一出，更惹得老老少少都笑得捧腹，显然地，老一辈的人也年轻了很多。

本来于志敏决定以会仙居作为会晤地点，是有其深意的。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幽静，一方面可以阻止敌人袭击和窥听；同时，借这个机会当一次小主人，报告一个重要的消息。可是，出其意料之外地，揭穿了他的穆弟，就是闻名已久的王紫霜师姐，自然是心花大放。目前虽然有一件事情需要对各人说明的，但是看出各人高兴的时候，也不便浇下冷水，索性就忍不住不说。

然而，王紫霜的心机最为细密，一方面因为于志敏是同门的师弟；一方面又因为自己下山的时候，师父叮嘱的那几句话，所以对于于志敏更是关心备至。这时，在各人嘻哈笑闹的时候，看到于志敏忽然静默了下来，欲语还休，欲言又止的神情；最初还以为于志敏已在师公那边获知有关的消息，可是，再看于志敏脸部的表情，却又不象是预先知道那一件事的样子，而是另外有一件事亟待解决，心里暗暗纳罕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龙兄！你想些什么，能说出来吗？”见于志敏不做声，气得她再“喂！”一声。

于志敏正在盘算一切的事，没有听到王紫霜说什么，等到王紫霜“喂！”了他一下，反把他吓一跳。

蝉儿看到这个样子，也忍不住掩口笑道：“妹妹问你的话，你听到没有？”这时她倒把王紫霜喊成妹妹了。

“问我什么？”

王紫霜一咬牙，恨道：“看你那丧魂落魄的样子，要是有人跟在后面，不把你打死才怪呢！”

于志敏脸儿一紫，笑道：“有那么多人在这里，会让敌人打到我身上？”

王紫霜瞪了他一眼，却不再做声。蟬儿笑道：“你才想得写意哩！你刚才在想些什么？连到人家问你的话，也听不到？”

慢说于、王、柳三人在这边拌嘴，却说明因师太一班老辈，正在谈笑高兴的时候，忽然听到王紫霜的喝声，都同时注目过来。这时却听到于志敏道：“我想的事情多呢！”

明因师太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于志敏看是明因师太问他，倒不好再开玩笑，当下说：“那绳金寺到底该不该去探视一番？”各人精神一震。

“小友到过绳金寺了？”明因师太又问。

于志敏点点头。

“你骗人！”王紫霜轻骂一句，又接着道：“昨天晚上深夜我们才，今天又在一起，你什么时候去过了，难道我还不知道？”

于志敏笑道：“就是今天在沙滩上追你的时候去的呀！”王紫霜一想：在那个时候，确是有一个长时间的分开，后来来到客棧，才又见他已回房里，脸儿不禁一红，于志敏又接着说：“因为当时是白昼，有很多地方进不去，所以得不到什么消息，不过，在后院的僻处，倒看到晾着几件女人的衣袄；并且还有几个强壮的俗家人，在寺院里走动。后院一块平地上，铺满了沙子尖石和竹筏，料想他们必然是练梅花樁，竹筏阵这一类的功夫。因此我更联想到寺里面的主持圆觉和尚，当时很想给他们一个教训，可是又挂念着我们一群人都在城里，万一惊动起官府，虽然并不怕他，到底也是讨厌，只好忍耐着等候大家集思广益，商量一个妥善的办法呢。”

明因师太沉吟半晌道：“依照小友这样说，而且又有曹钦那封信为证，绳金寺果然不是什么好的路数，反正也不忙在这一两天，现在已经夜了，出城去也不容易找到地方住，今夜就